


女法医系列之三

追,致命的抉择

(美)凯西·莱克斯 著 姜英 译



我再也无法看、无法听、无法言语了，
在这一瞬间，我清晰地意识到，
这就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追，致命的抉择

Deadly Décisions

(美) 凯西·莱克斯 著

姜 英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 致命的抉择 / (美) 莱克斯著; 姜英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80225-832-7

I. ①追… II. ①莱…②姜…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72850号

Deadly Décisions

By Kathleen J. Reichs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New Star Pres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99 by Temperance Brennan, L.P.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cribner, an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6-9873



追, 致命的抉择

(美) 凯西·莱克斯 著; 姜英 译

责任编辑: 王 欢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184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一版 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832-7

定 价: 33.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凯西·莱克斯 作品年表

- | | |
|------|------------------|
| 2009 | 206 Bones |
| 2008 | Devil Bones |
| 2007 | Bones to Ashes |
| 2006 | Break No Bones |
| 2006 | Bones TV series |
| 2005 | Cross Bones |
| 2004 | Monday Mourning |
| 2003 | Bare Bones |
| 2002 | Grave Secrets |
| 2001 | Fatal Voyage |
| 2000 | Deadly Decisions |
| 1999 | Death du Jour |
| 1997 | Déjà Dead |



凯西·莱克斯 Kathy Reichs (1950—)

凯西·莱克斯出生于芝加哥，获西北大学博士学位。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医事检查处的刑事人类学家，同时兼任加拿大魁北克省犯罪暨法医研究所的法医。她是全美刑事人类学协会十五名鉴定合格的法医之一，也是美国法医科学协会的成员，并担任刑事审判的常任专家证人，此外，她还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担任社会人类学教授，经常来回奔波于夏洛特和蒙特利尔两地。

她的第一本小说《听，骨头在说话》不但荣登《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更荣获一九九七年的“阿瑟·埃利斯”最佳处女作小说奖。而后续的《死亡的颜色》、《致命的抉择》、《战栗的航程》、《墓穴的秘密》以及《白骨的阴谋》，本本均登上畅销排行榜，并成为国际级畅销书。

凱西·萊克斯

唐普兰希·布兰纳系列

午夜文库——

—— 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

1

她名叫艾米莉·安妮·图森特，是一个九岁的小女孩，有着一头黑色的鬈发，长长的睫毛和焦糖般的淡褐色皮肤。她的耳朵上打了两个洞，穿着一对颇为精巧的金耳环，而她的前额上也有两个洞——两颗从一支九毫米半自动手枪“眼镜蛇”中射出的子弹留下了一对贯穿前后的弹孔。

那是一个星期六，在我的上司皮埃尔·拉曼彻的特别要求之下，我已经在实验室里工作了四小时，正当我在清理那些残缺不全的肢体的时候，通向大解剖室的门突然被人撞开了，探长吕克·克劳德尔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

我和克劳德尔曾经共事过，尽管他对我总是保持着相当的克制和宽容——有时甚至令我感到受宠若惊——但绝不会有人因此改变对

此人一贯火暴脾气的看法。

“拉曼彻到哪儿去了？”他问话时，目光落在我身前的解剖台上，旋即又看向别处。

我没有回答他。每当克劳德尔情绪糟糕的时候我总是习惯性地不去答理他。

“拉曼彻博士到了没有？”他的语气稍稍缓和了一些，目光尽量避开我那副血迹斑斑的手套。

“克劳德尔先生，今天是周六，你知道他周六不工作——”

正在我向探长抗议时，米歇尔·沙博诺从门缝中探出头来。透过他推开的门，我听到从楼的另一侧传来电动门开启时发出的噪声。

“Le cadavre est arrivé.^①”沙博诺对他的搭档克劳德尔说。

尸体？！两个凶杀科的探员周六下午突然出现在停尸房，究竟发生了什么？

沙博诺用英语跟我打了个招呼。他身材魁梧，一头竖立的短发让人觉得他很像一只刺猬。

“出什么乱子了？”我问道，顺手摘下了手套和口罩。

克劳德尔面部表情很紧张，一双眼睛在刺眼的荧光灯下毫无生气。

“拉曼彻博士一会儿来了会向你解释这一切的。”这算是他给我的回答。

他的额头上早已经出了一层发亮的油汗，嘴唇紧紧地抿成一道缝，不愿意再多说一个字。

①法语：尸体送来了。

克劳德尔一向极其反感验尸，因而总是尽可能地避开停尸房这样的处所。终于，他一言不发地拉开门不胜厌恶地走了出去，险些跟他的搭档撞了个满怀。

沙博诺望着他沿着走廊走远了之后转向我，“他有点受不了这个，他也有孩子。”

“孩子？”我顿时觉得心中一凉。

“野人帮的人早上又出来惹麻烦了。听说过理查德·马科蒂这个人没有？”

名字听起来倒是十分熟悉，只是一时之间记忆有些模糊。

“你可能更熟悉他的绰号 *Araignée*——蜘蛛。”说到这里他蜷起手指，像孩子们在唱童谣“排水管里的蜘蛛”时那样比画了一个表示蜘蛛的手势，“在那帮非法摩托党里他可算是个大人物，毒蛇帮的护法，不过今天他可实在不走运。清早八点钟在他刚出家门要去健身房的时候，野人帮的人从车上向他开了枪，他老婆看到情况不妙，便弯腰躲在路边丁香花丛后面，捡了条命。”

说到这里，沙博诺用手指向后拢了拢头发，稳定了一下情绪。

我静静地等待着听下文。

“他们朝马科蒂开枪的同时也打死了一个孩子。”

“哦，上帝。”我不由攥紧了手上拿着的手套。

“一个小女孩，后来被送到蒙特利尔儿童医院，可还是没能抢救过来。一会儿就送到解剖室。马科蒂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了，尸体随后就到。”

“拉曼彻一会儿会来吗？”

沙博诺点了点头。

这个实验室由五个病理学家轮流当班待命以备紧急情况发生，虽

然“紧急情况”极少发生，但万一有需要非工作时间的验尸或死亡现场的调查，待命的人员一定会及时赶到。今天待命的就是拉曼彻。

又是一个孩子。我能感觉到那种熟悉的巨浪般的感情再次在我胸中汹涌，而眼下我却必须克制住这些情绪。

手表告诉我，已经十二点四十分了。我一把扯下塑料围裙，连同口罩和橡胶手套一起包成一团，丢进专用的废物容器里，洗过手后乘电梯回到我位于十二层的办公室。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一直呆呆地盯着窗外的圣劳伦斯河，手里还攥着一盒已经被我忘却了的酸奶。正在我凝视着窗外的时候，我隐约听到拉曼彻办公室关门的声音，接着是“嗖”的一声——位于这幢大楼侧翼的玻璃安全门滑开了。

身为一名刑事侦破人类学家，我已经逐渐培养出了一种免疫力，即对暴力死亡场景不为所动。由于验尸官总会要求我从一堆被分尸、焚烧或是腐败的尸体上取下的骨头推断出一些信息，因此我见识过了所有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景象。长年工作在停尸房和解剖室，我早已十分熟悉死尸的样子和气味，也熟悉各种处理尸体的方法以及用解剖刀切开他们时的感觉。无论是衣架上已经晾干的血迹斑斑的衣服，手术电锯切开骨头的刺耳噪声，或是在标本瓶里浸泡着的各种器官，都不会再使我产生任何心理或生理上的不适。

然而，每当我看到死去的孩子时总会感到异常不安。颤抖着的婴儿，受尽虐待的尚在学步中的幼儿，受宗教狂热者凌虐的稚童，被恋童癖侵犯的少年……当悲剧发生在这些幼小单纯的生命身上时，总会让我感到痛苦和愤怒。

前不久我接手的一桩案件涉及婴儿：一对双胞胎男婴惨遭杀害之后还被掏走了心脏。这桩案子竟成为我职业生涯中面对的最大挑战，我实在不愿再登上这个折磨感情的旋转木马了。

然而，那桩案子了结时却又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看到那个不法狂徒被绳之以法再也不能作恶时，我感到像是完成了某种神圣的使命一样，那种感觉好极了。

我撕开手中酸奶的杯盖，用小勺搅了搅。

那些孩子的影像不断在我的脑海中萦绕着。我回忆起当时在停尸房中的感受，那些死去的孩子不断令我联想到我自己曾在襁褓中的女儿。

哦，上帝啊，人类为何如此疯狂呢？那几具此时还躺在楼下停尸间里肢体残缺的男子，不也同样跟那帮非法摩托党有所牵连吗？

“哦，布兰纳，”我提醒着自己，“别灰心。在这样的时刻，你可以愤怒，但必须是冷静、坚强的愤怒。然后运用你的专长把那些恶棍绳之以法。”

“没错。”我大声对自己说。这才是我现在需要的态度。

我胡乱吃了几口酸奶，将杯子里剩下的饮料一饮而尽，朝楼下走去。

沙博诺此时正在一个小解剖室的前厅里，随手翻着一本螺旋装订的笔记本。他那巨大的身形几乎快从他身下的塑料椅子中溢出来了。我四下张望了一下，完全不见克劳德尔的踪影。

“那孩子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艾米莉·安妮·图森特，当时她正在去舞蹈课的路上。”

“她在哪里上课？”

“凡尔登区。”他扭头看了看隔壁的房间。

“拉曼彻已经开始干活了。”

我从侦探的身边走过，进入解剖室。

一个摄影人员正在拍照，拉曼彻则一边做着记录一边用宝丽来相机拍照，留作备份。他拿着相机在尸体旁边上下移动着，镜头来回伸缩了几次，当最终聚焦在孩子额头上的一处伤口时，拉曼彻按下了快门。一张还泛着白色的照片从相机底部滑出。待照片彻底出来后，他将相机随手放在一旁已经摆了不少照片的工作台上。

艾米莉·安妮·图森特的尸体上几乎满是抢救后留下的痕迹。虽然她的头部大部分都缠着绷带，我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头皮上插入的导管的凸起部分，那是曾经用来监视颅内血压的；呼吸导管通过喉咙一直延伸到她的气管和食道，为的是给肺部供氧并阻止胃液回流。锁骨下、腹股沟、股动脉上还留着静脉输液的导管。两片白色的心电图电极的贴片依然贴在她的胸口。

这副紧急救治之后的惨状几乎快把我击倒了。我闭上眼睛，泪水却已夺眶而出……

我强忍着泪水，把目光收回到那具小小的尸体上。艾米莉身上一丝不挂，只在手腕上套着一个医院的塑料标签环。在她身体旁边，放着一件浅绿色的医院罩袍，一沓衣服，一个粉红色的背包和一双红色的高帮运动鞋。

惨白的荧光灯，闪亮的不锈钢和瓷砖，冰冷的手术器械，这一切似乎都在声明：这里不是这个小女孩该来的地方。

我抬起头，目光和拉曼彻的交汇。尽管我们两人都没有对这具躺在不锈钢解剖台上的尸体发表任何评论，但我知道此时此刻他在想些

什么——又是一个孩子，又一次解剖，又是在这个解剖室里。

我暂且压抑住激动的情绪，开始汇报自己手中案件的进展——两个愚蠢的摩托党成员把自己炸得粉碎，我正在试图复原两具尸体。之后我问拉曼彻，这两人生前的医疗记录什么时候能拿到，他告诉我下周一会有人送来。我谢过拉曼彻，继续我那桩可怖的工作去了。

在我整理那堆组织器官时，不禁回想起昨天拉曼彻打来电话临时把我招回实验室的谈话，我多希望自己现在还在弗吉尼亚森林里啊。从那时到现在只是一天的时间吗？那时，艾米莉·安妮·图森特还是个活生生的小女孩吧。

这些就是人生在短短二十四小时内发生的改变……

2

在此之前的一天，我还在昆迪克的 FBI 训练基地里给一帮学员做一个关于尸体复原的讲座。当那组证据复原班的学员们正忙着绘图时，我抬头看到一个特工急匆匆地穿过小树丛朝我们这里走来。他捎话说，拉曼彻博士打电话来急着要找我。我顿时觉得有些不妙，于是丢下手里的活儿走出了训练场的小树林。

走在蜿蜒的小路上时，我不断想象着拉曼彻这次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消息。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作为交换教授从位于我家乡的夏洛特大学来到麦克吉尔大学^①起，我就一直在 LSJML^②担任顾问。虽然拉曼彻知道我拥有美国法医人类学会认证的证书，可他一直不清楚我到底能帮他做些什么。

①麦克吉尔大学为加拿大的一所主要大学，校区位于蒙特利尔。

②原文为法语：Laboratoire de Sciences Judiciaires et de Médecine Légale，即“法医科学实验室”。

魁北克省实行的是一套集中验尸体制，配备有设备精良的犯罪及法律医学鉴定实验室，却一直没有获得认证资格的法医人类学者。不过现如今，我一面为北加利福尼亚中心医学检验办公室做顾问，另一方面应拉曼彻的要求，同时也为LSJML工作。政府当局提供给我一间人类学实验室，于是我报名参加了一个法语课程，把大部分时间都留给了魁北克。在过去的这十几年里，魁北克省若发现枯骨、腐尸、干尸、被烧焦或被肢解的尸首，都被送到我这里来进行分析和身份确认——当传统的解剖方式不能奏效时，我总能尽我所能地从残留的骨骼中找出线索。

拉曼彻极少会像今天这样十万火急地找我。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出了大麻烦。几分钟内，我已经穿过了砾石铺就的小路来到我停在路旁的小货车旁边。我松开发卡挠了挠头。

依然毫无头绪。

重新扎好头发之后，我从后备厢里拽出一个背包，摸索出我的手机。小小的屏幕上显示着三个未接来电，一看号码，全都是从实验室打来的。

我试着给实验室回电话，可是手机信号时有时无，我这才想起来我当初为什么会把手机丢在车里。糟糕！尽管我的法语经过十年的锻炼已经流利多了，可是背景噪声和糟糕的信号还是会给我造成一些麻烦。这么看来，我是不可能用这部手机和拉曼彻联系上了，唯一的办法只有徒步下山回总部去。

我拉开防水外套的拉链，脱下衣服丢进车里的一只箱子里，然后背上背包向山下走去。

树枝高处，一只鹰在盘旋着寻找猎物，天空一片耀眼的蔚蓝，散乱地点缀着些许棉絮般的浮云。每年类似的课程大都在五月举办，只